父辈犹如一首歌

■贺捷生

记 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父辈和他们创立的光荣，就像一首歌，萦绕在我们的生命中，慰藉着我们越来越焦灼和饥渴的灵魂。这是两年前我回成都探亲和扫墓的一段经历，给我留下的最真切的感受和永难磨灭的记忆。

我是湖南桑植人，为什么回成都探亲和扫墓？说来是有原因的。都知道1949年，中央命令刘伯承、邓小平和我父亲贺龙率部进军大西南，我父亲把他在洪湖和湘鄂川黔创建的红二方面军的老部队带到大西南的同时，也把自己的家，把贺家众多的亲人带了过去。当年我母亲从沈阳穿过大半个中国，回到湘西把我从民间找回来，过了没多长时间，我突然被通知穿上军装，去重庆西南军医大学野战外科学习。这是为抗美援朝培养战地救护员而举办的一个速成班，招的都是干部子弟，号召他们带头上前线。当时我还不满15岁，个子矮矮小小的，像一个发育不良的中学生。

这是我生命中一段最黯淡又最恐怖的时光：刚成立的西南军医大学需要许多尸体供教学解剖用，便把搜集尸体的任务交给我们野战外科。我们野战外科别无他法，只好去“偷”。去哪儿偷呢？去法场偷，其实是去抬一些无人认领的尸体。苦的是我们都是女孩子，就像我，个子小，力气也小，胆子更小，走进刑场腿先软了，每抬一具尸体都像过一道鬼门关。吃饭的时候，一看见饭菜便条件反射，哇哇呕吐，连胆汁都呕出来了。到了晚上噩梦连连，醒来后连树影摇曳的窗户都不敢看，总感到窗外的月光下鬼影重重。

父亲开会回到重庆，听说刚找回来的女儿当兵去了军医大学野战外科，干的工作却是去偷尸体，气得大发雷霆，当即打电话训斥军医大学的领导，说你们乱弹琴，没有尸体教学可以通过正当途径解决嘛，怎么能去偷尸体？而且还让女孩子去偷？父亲这样一出面，加上抗美援朝已临近尾声，不再迫切需要往战场上派野战医务人员，偷尸体的事就这样停了下来，野战外科的女兵们也陆陆续续地被调开了。

我是被成都军区第一任司令员贺炳炎叔叔接走的。以独臂将军著称的贺司令员，是我父亲的第一爱将。他对父亲忠心耿耿，在日常生活中视我父亲为最亲最敬重的人。在长征途中，他对嗷嗷待哺的我，做到了从喉咙里抠出最后一把粮食。贺司令员把我带到成都，放在军区办的一个俄语补习班补习俄语。我就在这个补习班把耽误了的文化课点点滴滴地补了回来。1955年，我作为工农兵速成班的一员参加大学考试，被北京大学历史系录取。

在成都四五年，贺炳炎司令员和姜萍阿姨的家，还有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和肖里阿姨的家，也成了我的家。在这两个家的卧室里，有我的一张床；在他们的饭桌上，有我的一副碗筷。每当星期天，两家都会指使比我小的孩子骑车来接我。

成都的叔叔阿姨如此关照，追根溯源，大概因为我在红二方面军从湖南桑植刘家坪长征前的18天出生，是这支队伍跟随父辈长征的4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另外3个，一个是任弼时同志的女儿任远征，一个是保卫部长吴德峰的女儿吴岷生，再一个就是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我姨父萧克与我幺姨蹇先佛生的儿子萧堡生了。在最艰难的长征途中，我们4个孩子得到了整整一支队伍的呵护。而我作为总指挥贺龙的女儿，受到的关照和呵护，是最多的。

其他红二方面军的子女们，陆续出生在延安、太行山和解放战争中星火燎原的天南海北，他们如同我的弟弟妹妹。当中国革命战争年代宣告结束，部队进入驻守状态，我的这些弟弟妹妹就像雨后春笋那样，在大西南的大小城市和成都平原茁壮成长。

至于我父亲从故乡洪家关带出来，解放后散落在大西南各地的那些贺家血亲，对我更是呵护有加。这些人活到今天的，只剩下正在成都军区总医院住着，年近90岁高龄的我小姑贺满姑的四儿子向轩。所有这些亲戚家的子女，比如堂叔贺文岱家里的五朵金花，向轩哥哥的几个儿子，我们相互间始终保持亲密的联系。我说我回成都探亲，探望的就是作为战斗者硕果仅存并正在住院的向轩哥哥，还有作为红二代、红三代，甚至红四代的弟弟妹妹们、侄儿侄女们。

我回成都扫墓，首屈一指祭奠的人，就是亲爱的贺炳炎贺司令员。因为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积劳成疾，贺炳炎叔叔不幸在1960年7月1日党的生日那天病逝，享年47岁，是第一个去世的共和国上将。我父亲含着泪水赶回成都参加他的葬礼。我那时刚大学毕业，在青海民族大学支教，上课走不开，只能以泪洗面。

贺司令员逝世后，他同样经历过战争考验的妻子姜萍阿姨和几个年幼的孩子，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陈毅元帅和我父亲的格外关照。毛主席亲自批示，让他们全家迁到北京。几十年来，他们家的孩子和我亲如一家。今天我们虽然都老了，但依然以兄弟姐妹相称和相待。

这是2015年清明节的前一天，我决定去为贺司令员扫墓。具有特殊意义的是，正值世界反法西斯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我也整整80岁了，这个时候去悼念在抗日战争中以“独臂刀王”的别号名震太行山的贺司令员，让人感慨万端。因为环顾左右，我成了跟随他们这一代人长征的最年轻的一个人，同时又成了红二方面军第二代、第三代子女中，最年长的一个人。

贺司令员的墓建在成都郊外的革命烈士公墓中最突出的位置，近两米见方的墓碑墩墩实实，从碑林中拔地而起，气贯长虹，如同他在战争年代叱咤风云，登高一呼，成为父亲的左臂右膀。

我到达墓地时，贺司令员的墓前黑鸦鸦地站满了人，墓碑四周层层叠叠地簇拥着黄艳艳的菊花。一挂挂用红纸封着的鞭炮左右环绕，看上去像一道道燃烧的霞光。先到墓地，称我“捷生姐”的贺司令员的大儿子贺雷生、二儿子贺陵生告诉我，早在成都大街小巷安家落户的红二方面军的后代们，听说我回成都为贺司令员扫墓，一传十，十传百，纷纷带着妻子或丈夫，还有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开着私家车，源源不断地向公墓涌来。

我出现在墓地，大家踊跃围上来，向我问好，跟我合影留念。年纪大的叫我大姐，年纪小的叫我姑姑，更小的叫我奶奶，叫我姥姥。我同每一双主动伸过来的手紧紧相握，轻轻抚摸每一张昂起来的洒满阳光的小脸蛋。我不需要问他们的父辈是谁，爷辈是谁，他们是第几代，但我知道在我们的血管里，流淌着同样炽热的血。

最让我感动并刻骨铭心的一幕，出现在一个普通的餐厅里。

举行完简朴而隆重的祭奠仪式后，我被送到城里一个小公园的餐馆里。有十几张圆桌的餐馆被他们包了下来，男男女女像有组织那样围桌而坐。看见我进来，齐刷刷站起来，昂起葵盘般的笑脸，向我行注目礼。他们既把我当大姐，也把我当将军。

当然也当过兵，年近70岁的贺雷生弟弟牵着我在主桌正中落座。我刚喘口气，他弯下腰轻轻对我说，大姐，大家准备好了，先唱一首歌。唱一首歌？我一阵愕然：唱哪首歌？《洪湖水浪打浪》，贺雷生答。

仿佛电光石火，我的思绪在一瞬间被照亮了。对啊，唱《洪湖水浪打浪》！在这个场合，对我们这群人，没有什么比唱这首歌更合适了。你想啊，洪湖水，湘鄂西，跟着贺龙闹革命，这是我们心中共同的画面，共同的渊源，共同的情结和骄傲！这么想着的时候，我不由自主站了起来。我说唱吧，唱吧，我们一起唱《洪湖水浪打浪》。

“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呀嘛是家乡啊……”百转千回的歌声里，有我们故乡那片土地特有的美丽和坦荡，富足和丰饶；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曾经是如何的勤劳与善良，热情和朴素，以后又如何被逼得揭竿而起，然后锲而不舍，前赴后继，不屈不挠，把生命像枕木那样一根根铺在革命的道路上。因而，这歌声明亮、绚丽、灿烂，有火苗，有雷霆，有闪电，有鲜花，有长路漫漫，铁骨铮铮，有万死不辞，也有柔肠寸断，还有春蚕到死丝方尽，十年生死两茫茫……

只要你是个洞察生活的人，你就会发现，当我们把一支军队撒在一片土地上，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支军队的老兵会渐渐地消失，老兵们的儿女饮用这片土地上的水土，将慢慢融入当地的百姓之中，习俗之中。就像从洪湖，从湘鄂川黔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再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走入大西南的红二方面军，当他们的第一代人走完生命的旅途，他们的子孙就像树木一样，被永远地栽种在祖国的大西南。慢慢的，这里的人说话抑扬顿挫，他们说话也抑扬顿挫；这里的人喜欢麻辣，他们也喜欢麻辣；这里的生活节奏从容不迫，多少有些悠闲和懒散，他们的生活节奏也变得从容不迫，多少有些悠闲和懒散。但是，当那片回荡着洪湖和湘鄂川黔生命韵律的歌声响起来，神使鬼差，一支军队便在这歌声里重新聚合了，你甚至能听见他们声震云天的口号声，喊喊嚓嚓的脚步声。因为这首歌有自己的气韵，自己的灵魂。

我们的父辈虽然远去了，然而，他们经历的峥嵘岁月，他们因赴汤蹈火而光芒灿烂的生命，就是一首歌。

手绘的蓝图

■刘笑伟

在这个有点粗糙甚至显得有些“寒酸”的规划图前，我沉吟了许久。

我细细地端详着这幅规划图：两平米见方，想必当时县城的条件非常有限，图全部用手工绘制，字迹也并不端正潇洒。然而，令我动容的是，规划图上行政机关只在西北角上画出非常小的一块地，而工业、商业、学校的用地，则都是大片大片的。甚至还规划有影剧院、文具大楼。最令我感动的是，规划图的关键部位，被制图者饱含深情地涂上了颜色。那是一片穿透岁月的红色，在将近60年后，如闪电般一下子击中了我，让我思绪飞扬、浮想联翩。

时间是2017年11月4日，地点是河南省中牟县规划展览馆。我来中牟，是参加第六届雁鸣湖金秋笔会。中牟县委、县政府很热情，安排我们参观了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园、方特欢乐世界、绿博园、官渡大桥、雁鸣湖等地，让大家亲身感受中牟的发展与变化。来自全国各地的60多位作家诗人们，用心倾听着这诗意的、田园的沃土，这巨变的、繁荣的中牟。

中牟，地处中原腹地、黄河之滨，是华夏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历史文化悠久灿烂，遗址古迹星罗棋布。最早的奴隶起义——萑苻泽起义就在此地。著名的官渡之战遗址也在这里。这里还是著名思想家列子、美男子潘安、民族英雄史可法等名士的故乡。

到一个地方采风，只有细节才能打动人。我想，来这里的每个作家都在苦苦寻找着属于自己的细节。我找到的，就是这一幅简陋的规划图。它之所以打动我，是因为在这个左下角标注着制于1959年10月31日的规划图，后面还并排陈列着三幅规划图：《中牟县城规划总图》（1985-2000）、《中牟县城总体规划调整总图》（1993-2010）和《中牟县城总体规划》（2010-2020）。紧随其后的这三张图，一张比一张更精美、更科学、更有气魄。在我的眼中，这分明是一张色彩绚丽的画卷，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进行着一场又一场接力赛，传递着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

根据我手头可以查阅到的资料，1957年，也就是手工绘制这张规划图前两年，中牟县工业产值仅仅有135万元，社会商品零售额也只有区区几百万元。而到了2017年，中牟仅汽车产业产值将达到一千亿元，农产品交易额也将突破一千亿元！这些鲜活跳动的数字，胜过万语千言，记录着中牟天翻地覆的变化，记录着中牟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战天斗地、开创美好生活的壮志豪情。

中牟，只是中原大地的一个缩影；中原大地，也是美丽中国的一个窗口。感受着缩影里的变迁，观看着窗口里的精彩，我的心如何不沉醉，思绪怎能不激荡？我想，中牟西邻郑州，东接开封，作为郑汴一体化的核心区域和战略支点，兼容两地深厚文化之底蕴、开拓进取之气魄，必将以喷薄迸发之势，在新时代书写出更加壮美的新篇章。

离开规划馆前，我再次回眸那幅手绘的规划图。岁月如梭，初心永固。我仿佛看到了江姐等革命先烈，在重庆渣滓洞手绣五星红旗的动人剪影；仿佛听到了焦裕禄等共产党人，在兰考大地手植“焦桐”的感人歌吟……是的，我真切地听到了，看到了。我听到了这手绘的规划图后面，那永远为人民而跳动的初心。我看到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在中国大地上描绘的复兴蓝图，在丽日蓝天下铺展开来，成为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壮美画卷。

根在红土地

■龚 怡

从南京到革命老区江西吉安900公里车程。

此时，归乡心切、已逾古稀的郭叔、晓玲兄妹俩，将代表南京其他几个兄弟姐妹，参加吉安县将军园开园10周年祭奠活动。我惊叹郭叔超人的记忆力，80多年前父亲母亲的故事在他言谈中清晰再现。父亲戎马一生，17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长征，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数次身负重伤，屡立战功，成为吉安县46位开国将军中的一位。母亲16岁加入新四军，那是抗战最为残酷的时期，两个相差9岁的革命伉俪在战火硝烟的年代并肩前行，相伴半个多世纪后，父亲在母亲去世8年后追随而去。父母生养了7个儿女，3个是在行军途中马背上的摇篮里长大，郭叔便是其中之一。一次行军途中遇敌机轰炸，妈妈把他抱出摇篮，用毯子裹着趴在凹地上躲过一劫，大姐生下后寄养在老乡家，后来被饿死。从60年代初开始，6个兄弟姐妹先后参军，有的在大别山区一待就是15年，身为军队高级领导的父亲从不给子女搞特殊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是他一生最真实的写照。

这一路，郭叔清晰的讲述如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如窗外红土地上成片金黄色的稻穗，在秋风的吹拂下起舞。让我这个和平年代的军人深感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弥足珍贵。

山清水秀的吉安县古称“庐陵”，素有“江南望郡”“文章节义之邦”的美誉，战争年代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年10万工农下吉安，走出46位共和国开国将军和180多位师级以上老红军，有名有姓的烈士1万多人，还有很多无名英雄长眠于此。郭叔尽管出生地不在吉安，村里也没几个亲人，但根在这块红土地。他退休后的十几年里，每年都要回大冲乡走走看看。当年父亲走出村庄参加革命时，村里30多户人家都姓郭，但至今依然有不少贫困户。几十年来，村里没有自来水，郭叔甘当扶贫使者，四处联系有关部门，终于在3年前让村民用上了自来水。他招商引资让乡亲们脱贫，把自家的泥坯祖屋重建成瓦房，里面陈列着父辈们革命的足迹，让晚辈们记住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此次回乡他又有了新的愿望，和乡干部商量把破败的郭氏祠堂修整一新，让宗祠传统文化代代相传。

这个有理想有情怀的可爱老头儿，依然有火一般的热情，这种骨子里的基因源自父辈的血脉，精气神源自红土地的青山绿水，而10年前建成的将军园已成为全国爱国主义、党风廉政教育基地。

将军园里翠柏成林，陈列着46位开国将军半身铜像，一面刻着万名红军名字的红军墙。郭叔兄妹俩在父亲铜像前驻足，朵朵菊花寄托无尽思念。滔滔赣江水奔流不息，生生不息的红军精神和红土地上后代们的精神信仰深深地感染着我。

忠贞

■杨勤良

万仁山是1946年冬天在东北老家参加解放军的，入伍后他看到共产党员个个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怕困难，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起到先锋模范作用，很受教育和鼓舞。特别是打起仗来，看到共产党员冲锋在前，不怕牺牲，不怕流血，他心里想自己也要像他们那样。

第二年，在第3次四平战斗中，万仁山作战勇敢，连续爆破敌人两个碉堡，火线入党。入党后他没有交过党费，他问党小组长，自己没有一分钱，咋交呀？得到的答复是：多杀敌人，就是交党费了。他第一次交党费是在部队进军广西的时候，他已经当上排长，他所在的师歼灭了国民党军的一个军，缴获大批物资，其中银圆无数，上级决定给每个人发3块大洋，他就把这3块大洋交了党费。

后来在朝鲜战场，万仁山率领全连占领美军指挥所，缴获美军的一部电台，上级把电台作为他交的党费，这部电台后来作为战利品收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50年代供给制的时候，万仁山有少量的津贴，他按月缴纳党费。实行薪金制后，他每月按照工资标准缴纳党费，党费登记证换了一本又一本，他都精心保管起来，他说这是革命精神的见证，不能丢。

60年的光阴瞬间即逝，万仁山当初一个人出来参加革命，如今已是20多口的大家庭，家里人除小孩外都是党员，他要求家属和子孙都按时交党费。

改革开放后，一小部分年轻人对交党费不重视，他就对他们批评教育，耐心细致地讲道理给他们听。他的几个孙子孙女在大学期间都入了党，但在交党费的问题上存在不及时的行为，万仁山知道后都会严肃批评，并督促他们按照规定缴纳党费。

万仁山孙子的同学相亚平来家里玩，无意间讲自己长时间没有交党费，没有过组织生活了，万仁山不依不饶，最后在万老的叮嘱下及时补交了党费并恢复了组织生活。相亚平本来以为没事了，可万仁山找到相亚平所在社区联合党支部，要党组织对这种类似的情况进行排查，他以特邀老党员的身份参加了他们支部的党员大会，就如何做一名合格党员谈了自己的体会。他还给市区组织部写信，反映基层个别党组织涣散、党费收缴不规范等问题，并且还提出了个人的建议和意见。组织上很重视万仁山反映的情况，采取了有效的措施，加强了基层党建工作，同时聘请万仁山担任关爱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顾问。

汶川大地震，万仁山在给灾区捐款的同时，向中组部交了5000元特殊党费。

那天夜里，万仁山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去世。家人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意外发现了一个信封，信封正面有他的亲笔字：“这是我的最后一次党费，请交给离退休人员党支部。”信封里面装着1万元人民币。

老人的事迹见诸报端后，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人们从万仁山身上，读出了一位老党员对党的忠贞。

白山玉垒（中国画） 李连志作

心中那抹绿

■吴晨歌

当看到那一抹绿，我放缓了呼吸，远远地伫立，为她的神圣而着迷。

想当年，是您，打响了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是您，为了人民解放而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嚼树皮；是您，14年如一日奋勇抗战、英勇杀敌！您打响了黄洋界上的炮声、吹出了解放中国的号角、扯下了南京总统府的青天白日旗。

看今朝，小米加步枪已经成为过去，90年的风风雨雨见证了您的壮阔与美丽。当社会发展到21世纪，依旧是您，不但继承了艰苦朴素与吃苦耐劳的光荣传统，肩负着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而且还扛起了发展祖国与维护世界和平的大旗。

当穿上那一抹绿，我的泪在眼眶里撞击。把自己心爱的长发剪掉，庄严地举起右手，下定决心、保家卫国，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奋发努力！

梦里，我千千万万遍把您思念；心中，我日日夜夜把您呼唤。我幻想自己在那碧波蓝天的灯塔上眺望远方，幻想自己在那冰天雪地的哨所执勤站岗，幻想自己在那孤烟荒野的沙漠里执行任务，幻想自己在那无边无际的草原上骑马扛枪。直到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就成了您。

穿上绿军装，我无怨无悔！

文学作品

长征 第4036期

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80元 零售 每份0.80元 昨日（北京版）开印6时15分 印完7时15分